

试论梭罗生态文学作品中的简单生活观

史桂娟

(郑州大学文学院,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0)

摘要: 简单生活观在众多生态文学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作为美国超验主义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梭罗在其作品中也深刻阐述了简单生活的理念, 同时涉及了众多现代社会和个人所需要思考和面对的议题。简单生活观是梭罗生态观的核心思想, 他倡导人们简化自己的生活, 充实精神财富, 寻找健康的生活方式。本文在对梭罗生态文学进行全面剖析的基础上, 探讨他的简约生活理念对当代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启发, 即通过简单的生产方式、简单的消费方式与简单的生活方式, 建立起一种真正的、自由的、和谐的、和谐的精神联系, 从而使我们在当今的社会中获得一种更加简约、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

关键词: 梭罗; 精神观; 生产观; 消费观; 简单生活方式

中图分类号: J2

文献标识码: A

一、绪论

(一) 简单生活观的缘起与内涵

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 诸多社会问题与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在这一背景下, 梭罗生态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的简单的生活观对当今社会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梭罗强调个体的精神自由和成长, 提倡人们应该从内心出发, 追求精神上的充实和简单、自然、纯粹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仅能够让人类从物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更加富足和自在地生活, 还能够激发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和热爱, 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 对于当今环保事业和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梭罗的简单生活观主要体现在他关注人的精神自由和成长, 提倡人们应该理性地满足自己的需求, 自给自足, 创造自由、简单的生活环境等方面。梭罗的简单生活观不仅能够促进环境和社会的发展, 同时也能够让个体从生活繁琐中走向自由、更好地寻找精神上的充实感。梭罗提倡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创作来解决自身所需, 人们应该深入自己内心的真正需求, 合理、理性地满足自己的需求, 而不是单纯地追求物质上的满足。基于这一点, 梭罗从精神、生产、消费和生活方式等层面出发,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人生范式。

梭罗的简单生活观理念提醒我们, 应当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发展, 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 并指出这种理念在环境保护、低碳与可持续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在现代社会背景下, 这种观念呼唤人们回归自然、回归自我, 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也为现代环保主义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源头和决策思路。

(二) 梭罗简单生活观国外研究现状

梭罗“简单生活观”的研究受到了国外学者的重视。美国, 欧洲, 澳大利亚都有不少文化学者、生态学家、批评家对他的这一观点做过详细的论述。国外的研究主要是在美国大陆进行的。在美国, 梭罗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一次被人注意到, 人们意识到梭罗早在一百多年前, 就在他的著作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过阐述。美国学界对于梭罗的研究, 涵盖了政治, 经济, 哲学, 文学等各个方面。

美国小说家安娜·达斯认为梭罗的简单生活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内心自由的珍视, 对自然的体认, 对过度消费的反省, 对自我满足的追求, 对自然的品位, 对生命的提升。在达斯看来, 梭罗的简单生活观理念以“简约”为目标, 达到生命的至高境界。加拿大社会学家大卫·雷尼在他的《梭罗思想》一书中对梭罗的哲学依据、精神内涵、哲学贡献以及现实意义进行了探索。他说认为梭罗提倡以一种朴素的方式, 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以增进人内

心的自由,挖掘人的内在的价值。澳大利亚的文化理论家,温迪·费兹帕特里克,在他的《瓦尔登的磨坊》一书中,通过《瓦尔登湖》中所表达的朴素的人生态度,来分析这一观念和今天的消费社会的关系。她说梭罗的单生活观理念,可以用来提醒现代人更多地关注自身的修养,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个观念很有启发性。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梭罗简单生活观的研究相对滞后,但发展迅速。由中国人民大学的孙新斌和张晓所著的《文学史视野下的梭罗思想研究》,对梭罗的文学来源、时代背景及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西北师范大学的刘旭东和刘继航,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则讲目光集中在梭罗的文化继承性方面。王树生,李松花(2018)认为梭罗关于美好生活的思想和实践,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来说,仍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一定要打破以无休止的物质消费为核心的加法式生活方式,从人和自然的对立中走出来。美好生活需要对人的自然存在进行反思,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的重新塑造。刘慧(2018)认为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对物质的消费越来越多,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相应地,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在悄然地改变着,他们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还不够清晰,对美好的生活理念的形成还缺少相应的哲学理性指导。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急需一种新的价值观,以引导人们的人生行为选择,这就要求人们重新理解简单生活观的意义。王艳(2018)认为工业文明使人类面临着生态、社会和精神等诸多危机。要摆脱这一困境,就必须具备超越现代性的生存智慧。梭罗在工业革命初期,看见人类征服大自然的空虚和人类的贪欲,便提出简单生活这一生存哲理。左丽丽(2021)认为梭罗以一种超验性的生命经验、生态观察和反省为视角,探讨人与自然的共生性,探讨人的生存方式和存在的价值,寻求社会发展和自然道德的最佳融合。谢克彬(2021)认为梭罗以《瓦尔登湖》一书为例,论述了简单生活观的深刻现实意义,这对于维持自然界的生态和谐是很有启示作用的。孙霄(2021)认为梭罗以其代表作品《瓦尔登湖》为例,展示了中国儒学的生态智慧和美国的生态超验精神的交融。《瓦尔登湖》作为一部“绿色圣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国现代文学生态意识的一个来源。曹芙萌(2023)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实际的生态问题的出现,梭罗的简单生活思想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因此将其与现代社会的构建相结合就显得尤为必要。立足于我们国家,全面把握简单生活观对于摆正自然、社会与人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对于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凡的现实意义。

二、丰富的精神观

(一) 神性思想与宇宙观

在梭罗生态文学创作中,几次提到了神性思想,梭罗认为我们要回溯人性的神性,追寻其源头。他指出,每个人都是上帝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圣庙的建筑师。他的身体是他的圣殿,在里面,他用完全是自己的方式来崇敬他的神,他即使另外去琢磨大理石,他还是有自己的圣殿与尊神的。”对于热衷于成为超验主义者的梭罗来说,只有灵魂与“超灵”感应才能得到生命的密度,而只有提升灵魂的神性才能获得生命的质量。

在爱默生看来,神性是一种纯粹的灵魂,代表着宇宙最初的真相: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神。正如他在《自然》中所说:“此刻的我变成了一个透明的眼球,我是虚无,却又洞悉一切,宇宙本体之流在我体内循环,我是神的一部分或一片段。”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是一个自足的小世界,它囊括了所有的规则与意义。同样,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上帝,都有内在的神性。所以,人与人的本质是平等的,有权去追寻各自生命中的原则与目的。和爱默生一样,梭罗相信人就是自己的上帝。梭罗崇尚个人灵魂,追求个人的独立和自由,鼓励人们运用自己的知性摆脱传统和社会的束缚,在大自然中感受“超灵”的崇高,升华自己精神的神圣感和使命感,在梭罗看来,自然和精神世界是最相通的。

梭罗在自然中,进行一次次地自我探寻、自我修养、自我成长。他说:“让你不朽的灵魂引领你,但你要用真诚的目光仰望星空。”在《瓦尔登湖》中,他描写大自然中的神性启

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内心深处的灵魂获得更大的升华。在他看来,人对世界的认知只能来自感觉,而真实的认知则应来自内在的经验。梭罗指出,人们无法令自己去直接审视自然,必须透过自然或在自然之外来观察自然。这是一种很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梭罗感受到了时间的漫长越发反衬出个体生命的短暂;另一方面时间的易逝又促使他思考如何增加生命的密度、提高生命的质量。

梭罗认为,真正的富足在于精神上的富足,人应当将时间花在读书、思考 and 提升自己上,只要心灵上充满了丰富和哲理,就算是穷困潦倒,也能体会到无穷的幸福。梭罗在阐述“心灵富裕”的意义的同时,也提出了“心灵富足”的途径——梭罗建议把阅读当作一种万能药。苇岸把梭罗当作思想精神上的领路人,在《素食主义》一文中,他引用了梭罗的话:“我在我内心发现探索精神生活的本能。”在《我与梭罗》的结尾,他坦言到:人们谈论梭罗的时候,大多简单地把他们归为只是个倡导返归自然的作家,其实这并未准确或全面地把握梭罗。梭罗到瓦尔登湖去,并非想去做“返归自然”的隐士,而仅是他崇尚简单生活的表现之一。

(二) 荒野的价值

“使人类恢复活力的补品和草药来自森林和荒野。”1851,在康科德报告厅的讲台上,梭罗指出,“野性是世俗世界的保留区”。梭罗十分重视野外的价值,他认为野外是大自然最宝贵的宝藏,只有对野外的保护,才能让自然环境得到修复,同时也可以让人们摆脱忙碌的都市生活。梭罗在他的创作中,常常把旷野与自由相联系。在他看来,野外是大自然最好的写照,人们应当尊敬和保护大自然,不要企图去征服它们。

梭罗想表达的并非仅仅是对“野生”的热情,而是对“野生”的价值的一种肯定。他把荒野视为灵感和力量的来源和基本的“生命原材料”。梭罗认为,当一个人失去了与大自然的关系时,这个人就会变得软弱而行动迟缓。爱默生说,“在荒野里,我发现有某种比在街上或村子里更亲切和。更契合的东西……在树林里我们回归理性和信仰。”伊万·特吕尼:伊万·特吕尼也指出,野生动植物是大自然最宝贵的资产,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爱德华·阿比倡导的是生态文明,他相信,在这个时代,野生动物能够从物质享受中解脱出来,从对大自然的摧残中解脱出来。他认为“我们在向大自然致敬的同时,也在向心中表达着对大自然的眷恋。野外,才是我们的归宿。”

在和野外的关系上,梭罗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梭罗直言,野外并没有地理位置,他认为无论在哪里,当一个人直面一个事实时,野外就可以被寻见。带着这种想法,梭罗去了瓦尔登湖。他说,“我去森林中,因为我希望从容地生活。”梭罗在离开瓦尔登后的十年里,仍觉得自己需要频繁地“遁入到某个荒野里,在那里,“我能够有更好的机会让生命发生作用”。对梭罗来说,荒野不仅仅是一种地理上的家园,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家园。他以一日为一年,以康科德为一小片天地,在康科德发现了爱默生在《自然》一书中所说的“自然万象的总体循环”。梭罗在读书和旅行中所看到的和听到的,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在他的“康科德”世界里,而“康科德”的体验也充实了他对荒野的认识。在《散步》中,梭罗宣称,“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全这个世界”,梭罗将未经人类污染的旷野视为神圣之地,并将在这种旷野中行走称为“朝圣”。

布莱克赞颂了人类的纯真,赞颂了大自然的狂野,并高呼着“万物皆为圣洁”。对他来说,大自然就是人类最好的导师,它可以给人类带来一种在社会中无法得到的,对自身进行完美改造的不可或缺的启发。在《荒原的亲缘》一书的序言中,作者指出荒野给人一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感觉,它使人的心更仁慈,使人的领悟更高。华兹华斯认为自然是人类“心灵的保姆、向导和护卫”。和华兹华斯一样,艾默生也承认荒野对人类有益的影响。他认为,荒野对人心灵的影响,从时间上看是最先,从重要性上看是最大。在荒野里,我们复归到理性与忠诚。

（三）文明与野蛮

保护荒野的最终意义是保留文明。梭罗十分关切社会对自然、自由本性的消解，他认为，文明的进步并不必然带来人的快乐，相反，它有可能导致人的精神堕落、生态环境的毁灭。在梭罗看来，近代文明的进步是一种背离自然、背离自由，对自然环境、对人的腐蚀。梭罗指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文明正在与心灵的空虚和荒诞作着抗争，然而空虚和荒诞却没有任何罪恶感，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重新转移到自然上，回归到一个更加自由、更加真实的社会，我们必须对文明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思考它的利弊，然后才能做出相应的应对。

“文明的曙光造成了强大的偏见。”梭罗一直在反思人类的原始状态与文明状态，他悲叹道，“当有一个人带着笔来速写或唱歌时，就有上千人带着斧子和来福枪来到了”。大自然没有给人类足够的力量去战胜它，人类就只能靠自己的智慧去寻求改变它的力量。城市的出现，推动了文明的进步，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人类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人类无法战胜的东西，就用机械来征服，人类看不到的秘密，就用科学来探索。机械的生活方式将纯真、质朴的感情推到了绝境。在1837年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梭罗分开地说道，“商业精神”是使时代染病的细菌。科学变成了一种科技，为一种利益集团所操控，人民失去了对它的了解和了解，这就是一种被挟持的科学，而非一种真正的自由。

瓦尔登湖是梭罗心目中自然之美的化身，而铁路与火车则是工业文明与技术进步对自然之美造成的恶意侵害。爱默生讽刺道：“东西坐在了鞍鞋上，并且驾驭着人类。”一个有教养的人能造出四轮马车，但是他的两只脚也会失去力气。人用一根棍子支撑着自己，但是肌肉却变得软弱无力。人拥有一只精美的日内瓦手表，但失去了利用阳光来精确判断时间的本领。诺瓦利斯也对与大自然作对的工业文明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并称其为“与大自然进行一场考虑周密的持久毁灭战”。意大利作家保罗·沃尔博尼在其《血肉之躯》和《愤怒的星球》中描述了工业文明的疯狂发展对大自然的过度掠夺，并指出其给我们这个星球带来的极大危险。威尔斯的《时间机器》预测了以对大自然的掠夺为基础的人类文明的悲惨前景：更遥远的将来，人族早已灭亡，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片死寂。“野蛮人用了五千年时间变成了文明人。往相反方向转变大概也需要这些时间。”

三、简单生产观

（一）人类的需求

梭罗倡导的是简单的生产观，它强调人类应当注重自然与生态的协调，摒弃近代生产的陈旧观念，走一条自给自足、自主生产的发展之路。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指出，为了生存所需的东西，应当用自己的双手去制造。梭罗在这里强调了自立的重要意义，他主张人人都应学习自己种粮食，自给自足，并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身边的天然资源以维持生活。梭罗曾在瓦尔登湖边的一座小木屋中住了两年，在这两年中，他用自己的双手种上了蔬菜、水果，还用双手捕鱼，而他所需要的一切，都是从自然中获得的。这样一种自我满足的生活，不但减少了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性，同时也让人感受到了更多的自由自在与丰富。

梭罗认为自我满足、自我生产，是追求一种自由、简朴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既要有目的性，又要符合天道，走自给自足的路子。我们这个时代犯下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认为生产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这一幻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现代的工业系统，虽然它的一切都是最高级的，但是它正在破坏它所依赖的基础——自然。《寻找自然：关于生态文化的几点思考》中指出，简单的生产观念，能减少无谓的浪费，减缓对地球资源的不断消耗。爱默生在《人即改革者》一文中就提出：“为了自身的修养，一个人应当有一座农场或者学会一门手艺。”简单生产观需要人们学会从整个自然系统及其内在规律来看待问题，并将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终的尺度来衡量自己，从而对自己的物质需求进行约束。生态环境的总体利益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起点和最终目标，也是取值需求和生产方式的终极评判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维护生态环

境，就是维护一切生物，包括人。为了中国的前途，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了整个人类，为了地球的永续生存，我们必须下定决心，采取果断行动，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现在的生产方式，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思想，正如佩特拉·凯利在她的名作《绿色思维》中所指出的，人们必须在思想上进行一次思想上的变革，建立和加强生态意识，这是当务之急。

（二）增长的极限

人类社会的生产与发展、经济的增长、物质的需要，应该限制在生态系统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在享受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切实体验到“增长的极限”的道理。技术确实是人的创造，但是它经常根据自己的原则来发展，并且这些原则与人的本质或一般的生物本质有很大的不同。任何自然的东西都有其极限，有其大小，有其速度，有其狂暴程度。因此，自然界这个有机整体，始终处于一种自我平衡、自我调整、自我净化的状态。但是，在技术和专业化的控制下，人是不会受到技术和专业化的控制的。科技是不会遵循任何自我约束的原则的，比如在尺寸、速度和力量上，因此它不具备自我平衡，自我调整，自我净化等功能。

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某种程度上，一些区域的自我平衡体系正日益失去平衡。科技的过分发展，已经造成一系列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结果。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寿命的不断增长，人类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给环境与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科技对大自然的过度开采，造成了一系列的生态危机，人类的生存环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中，人类对科技的过分依赖，让一些投机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大自然。人对于科学的理解有其局限性，科学这一学科，其自身也有其局限性。人们对科学的认识还不够透彻，他们试图利用科学来控制自然，却忽视了科学自身的危险，当这个危险开始出现的时候，他们将会给他们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人类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物质的要求不断提高，而自然界的资源却是有限的。哈代痛心疾首地指出：“这是一个可悲的现实，人类已经走到了他们生理需求的极致，而我们的地球却无法为他们提供充足的材料，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我们愈来愈认识到，在当今的时代，人们忽视了大自然的规律，忽视了自然界中的生命，对大自然进行了无理的干涉，从而造成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梭罗不赞成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破坏自然，牺牲生态系统，因为人没有权力干涉大自然的发展，也没有权力干涉其他生命的成长。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有生命的，我们应当对生命充满敬意，爱护自然，尊敬生命，与自然和谐共存。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人们也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使人类能够生活在地球上的必需品，已经日渐耗尽，而在不久的将来，自然也将不能再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欲望，而资源的有限和欲望的无穷无尽，两者之间的尖锐冲突，也就昭然若揭了。君特·格拉斯于一九八二年在罗马发表了一篇名为《人类的毁灭已经开始》的演讲。他在讲话中说，我们“脱离了自然，成为自然的敌人”。艾略特对人类领域的未来进行了理性的分析，指出基于私利原则、违背公义原则的社会结构，因无节制的工业化，造成了人类自身的扭曲，资源的缺乏，大部分的物质发展都是以几代人为代价的。

（三）健康的发展

“为发展而发展是癌细胞的疯狂裂变和扩散！”这一论断清晰地指出了现代社会为了发展而发展的本质，并无情地向人们展示了这种发展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梭罗认为，人类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人类获得了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更多地表现为人的精神生活更加充实，个性更加高尚，人与人的关系更加和谐。马丁·路德·金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说，当今我们的问题在于，放任自己的思想与物质的外在世界相分离。借用梭罗的话来总结这一复杂的现代生活：“这样的发展意味着奔向无法发展的结局！”

梭罗认为，发展对人类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但是长期来看，其对人类生活环境的损害也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只是自然界中很小的一部分，身为自然人，我们应当引导发展走向正确

的方向，合理地利用科学来认识自然，认识那些至今尚未被发现的奥秘。发展的本质是运用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知，改善我们的生活，它的目的是要让人们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有更多的了解，而不是用来破坏大自然。在梭罗看来，工业文明冲击下的发展模式已经失去了它的本质，它不是以对自然的研究为基本目的，而是以一种专横的方式，把人类当作真理的化身。

事实并非如此，大自然里才有不灭的真谛。人若有倾听之心，便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在大自然里寻找与自己心意相合的种种妙音。我们的科学家一直坚定地告诉我们，我们身边的一切都是从一些微小的变化中演化而来，这些变化是通过自然选择而产生的。我们知道任何复杂的东西都是由演化而来的，但是城市规划师们相信他们可以用一种叫做“规划”的方式，把雅典娜女神从宙斯的头上拉下来，使她的形象变得更加完美，更加辉煌，更加充满活力。

《平衡的地球：生态学和人的精神》中，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说，像梭罗这样的作者使我们明白，对我们地球环境最大的危险并不在于危险本身，而在于我们对危险缺乏足够的了解，在于大部分人都没有认识到，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生态危机将必然导致人类灭亡。

卡森指出：“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在今天显得尤为关键，就是因为现代人已经具有了能够彻底改变和完全摧毁自然的、决定着整个星球之命运的能力。”人类力量的迅速增长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灾难，也可能是一种悲剧。这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力量，它不但不受理智和智力的限制，还打上了不负责的标签。征服大自然所付出的最后代价，将会是自掘坟墓。人与大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和谐、平等的关系，人不能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判断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是否有用。正如梭罗所说，即使这颗星球上的一切都被抹去了，新的生命也会在这颗星球上繁衍生息。在《瓦尔登湖》中，梭罗指出，当一个人经历了青春年少，鲁莽的时候，他就不会去杀死和自己同样有资格活下去的生物。动物与人同为神所造之子，而人与自然万物并无高下之分。阿尔伯特·施韦泽“敬畏生命”学说的中心思想是：“仁爱就是保护、提升、让可开发的生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而恶，就是破坏，破坏，遏制。”在他的定义中，“生命”一词是指所有的生命现象，包括人、动物和植物。对生命的尊重，既包括对人的尊重，又包括对动植物的尊重。人们应该以整个自然界的总体利益为先，从以人中心向“地球主义”转化，并鼓励人们“热爱和忠诚于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哪怕是我们脚下的石头，哪怕是支撑我们生存的大气。”。

四、简单消费观

（一）去除多余的物质需求

梭罗的简约消费理念和简约生活模式提倡人们去除不必要的物质需要，使日常生活简单化，这样的生活模式可以带来更为自由、充实、充实的人生经历，同时也可以使人对自己的心灵进行探究，加深对大自然和这个世界的认识和感悟。梭罗在书中这样写道，现代文明把我们引入了一种虚幻的境地，它不断地刺激我们去消费，不断地把我们带向一个又一个的目标，在这种追求过程中，我们被完全置于一种非我的状态之中。现代社会已经变得如此的物质化和功利化，以至于人们早已忘记了内心的那个真正的自己。

梭罗在谈到日常所需时，主张一个人必须先了解哪些是必须的，哪些是不需要的，然后再谨慎地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他说“对人体而言，最大的必需品是取暖，保持我们的养身的热量……夏天给人以乐园似的生活。在那里除了煮饭的燃料之外，别的燃料都不需要；太阳是他的火焰，太阳的光线煮熟了果实；大体说来，食物的种类既多，而且又容易到手，衣服和住宅是完全用不到的，或者说有一半是用不到的。”梭罗认为一个人是否高尚，并不在于他的物质生活有多丰富，而在于他的精神境界有多高，思想有多深。在当前的文明社会里，我们要尽量使物质生活简单化，将人类的需要控制在生态环境能够承载的限度内，同时也要尽量腾出时间来提升自己的精神追求和审美品位。

“贫穷”在物质上具有双重意义：一是物质上的贫困，它是可以用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的贫困；二是有了物质，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幸福，反而成为累赘。梭罗对第二种贫困进行了批

判,认为一个人虽然拥有大量的财产,却不懂得善用,却被金钱蒙蔽了双眼,从而失去了寻找快乐的能力,成了一个真正的穷人。《瓦尔登湖》中,梭罗不断地发出这样的号召:“简单,再简单!”人的生活越是简单,宇宙的规律就越是简单。生活是如此的简单,只要做好自己所需的一切,就能尽情地享受生活。物质上的贫困不是真的贫困,而精神上的贫困才是真的贫困,把最宝贵的时间用来享受心灵的自由,用来找寻精神上的财富,用来发掘大自然所赋予的惊奇,这就是人生的意义所在。

梭罗认为,花费过多精力获取和维护物质财富会导致了对追求个人成长和思辨的更高追求的忽视。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与不能被物质财富、金钱、荣誉等外在的东西所支配,个人应该始终关注自身的消费模式,了解自己是否真正需要某些物质财富,领悟并落实简单、环保和成长的价值观,从而在对地球和未来子孙做出真正的投资和回报。

(二) 物欲节制

在梭罗笔下,欲望恶性膨胀的人是这样的:“贪婪攫取的长期习惯使他的手指变成钩状的、骨节突出的鹰爪”!梭罗坚决地反对奢侈,并主张大部分的奢侈物品,不但没有必要,而且还妨碍了人类的发展。梭罗不赞成人类以科技手段肆意掠夺大自然,他提倡“简约”的消费观念,《瓦尔登湖》中他通过描写在瓦尔登湖边的生活,唤起了对物质与财富的反思。他相信,过度的消费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对自然、对人的利益造成损害。个人应当适当地进行消费,并按照自己的需要与范围进行权衡。

梭罗所提倡摆脱物质上的欲望,只保留必需品,这样人们便能够重新接近自然、看清自己的本质。我们的消费方式应既保护环境又有益于人类健康,而不是为了无节制的物质追求而牺牲环境和人类健康。无节制的物质追求本身就是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的一种伤害,我们需要通过简单消费来达到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如果我们将大部分收入都用来购买昂贵的奢侈品、豪车、豪宅以及其他娱乐消费,那么最终只会使人们变得越来越空虚和不满足。在梭罗看来,多余的物质需求会让人在满足基本需求后感到空虚,他主张坚持使用手工制作的工具和器具,而不是依赖于现代科技产品,这样做可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浪费,也可以让人们更加注重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情感体验。

简单的消费方式可以让我们更加平静、自由和快乐地生活,同时也为我们的行为带来了经济、环境、社会等多方面的潜在利益。我们应该通过节制消费来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而不是在物质充足的情况下盲目追求消费。正如甘地所言,“地球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卢梭提倡限制物质的需求,使精神的生活变得丰富。他说,“乍看起来,好像玩乐的次数和花样一多就可以增加人的幸福,而平淡单调的生活将使人感到厌倦;但仔细一想,事情正好相反,我们发现心灵的甜蜜在于享乐适度,使欲望和烦恼无由产生。”卢梭认为,一味地追求物质上的安逸与奢华,人们的精神上的生命就必然得不到完美与提升。

“一生中只不过是活了他的生命的一半,要等到肉体死亡的时候,他才开始过灵魂的生活”《金发的埃克伯特》,揭露了人们过分追求金钱和物质所造成的种种不良后果,颂扬了一种简单而平静消费方式。英国现代小说家多丽丝·莱辛,在她的小说《一个幸存者的回忆录》中,描写了人类的欲望会带来怎样的灾难:食物、水、氧气的匮乏,地球的温度会越来越低,人类会以腐烂的食物、尸体为食,最终人类会以人类为食,万物会走向灭亡。

(三) 简单的生活方式

梭罗的“简单生活观”源于他的哲学信仰和极简主义生活的实践。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在精神上拥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才能获得更幸福和满足。梭罗反对人们盲目地跟从群众,也反对人们过度地依赖社会和政府,他认为这样会剥夺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性,人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内心感受和价值观来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梭罗在日记里写道:“我的愿望是想知道我过去是怎么生活的,而此后又是该如何生活”。《瓦尔登湖》中,他说:“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这样的

可爱；我却也不愿意去修行过隐逸的生活，除非是万不得已。我要生活得深深地把生命的精髓都吸到，要生活得稳稳当当……”

“如何生活”是梭罗花费大半余生在思索、探求的话题。梭罗坚信，简单自然的生活模式，摆脱了物质文明的干扰和社会压力，能够带领我们实现更高的自我意识与自然的更深连接。他在《瓦尔登湖》中描述自己在林中自给自足的体验，以及对于自然、社会和个人成长的思考。梭罗认为简单自然的生活模式能够摆脱物质文明对我们生活所造成威胁。这是一种能够带领我们实现更高自我意识、更加富有创造力、自由独立、幸福满足、心灵丰盛且充满智慧之光的生活模式。在社会中，他受限于物质财富的困扰和社会准则的束缚，而在林中，他没有被过多的物质和社会准则所打扰，因此他能够得到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深入反思和与自然建立连接。梭罗认为，通过简单自然的生活方式，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我们能够更加直观全面地感知这个世界。他认为，这样的生活形态可以使个人更加真实地生活，更能体会到生命的真正意义和需求。人们总是为了逃避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而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简单自然的生活方式能使我们更加真实地感知这个世界，摆脱社会理念和物质主义带来的过滤与偏见。

在《漫步》中，梭罗强调人和自然建立联系的重要性，这表明了梭罗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以及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发展规律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他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在他看来，人与自然之间需要建立联系才能让整个世界更加和谐地发展下去。在《抗议政府暴力》中，梭罗辩称，个人的力量来源于根据自己的信仰和原则行动。在梭罗看来，这种生活方式体现的是简约和正义，更是一种既能够认真体会到内在意义，又能够带来充实的人生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在生活方式中融合自然，不断地学习和探索，以此实现我们的自我发展。

丹尼斯·米松在其著作《猫头鹰的呼唤》中表达了对简单生活的看法，他写道，我们需要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让我们更加平静自如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这种生活应该包括了简单的享乐、简单的工作、简单的步行和简单的关系。詹姆斯·潘培在其著作《我们的乡村》中指出，我们需要重新看待生活，以简单的方式建立与自然的联系，并从自然中获取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资源。俞孔坚，在其《生态学习与写作实践》中提到“简单生活方式是一种特殊方式，它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然、沉淀内心和自我实现。”王诺在其《简单生活：寻找内心的平和》一书中说，“简单生活让我们学会了用心体会生活之美，学会了感恩生命中美好的事物。”拜伦·凯蒂：拜伦·凯蒂提倡一种简约的生活方式，他认为只有通过减少消费和生产，我们才能够真正保护环境，并且让自己的内心得到真正的满足。陈景润认为，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既要注重经济发展，也要关注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并且注重社会公正和文化多元。

《瓦尔登湖》中，梭罗这样总结到：“我离开森林，就跟我进入森林，有同样的好理由。我觉得也许还有好几个生命可过，我不必把更多时间来交给这一种生命了。”《诗意栖居：亨利·大卫·梭罗的生态批评》中认为梭罗湖畔的经历“是一种充满生态智慧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梭罗从来没有鼓励过任何人去效仿他，他一直强调他所做的一切只是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模型。他说：“我希望世界上的人，越不相同越好；但是我愿意每一个人都能谨慎地找出并坚持他自己的合适方式。”

华兹华斯赞扬“简单生活”，并对那些被自己的欲望拖累的人表示同情，“虽然很富有，心中却不快，脚步却沉重……整年里脸上都没有笑意”。今天，我们的世界正经历着大量的生态危机，梭罗推崇的简单生活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现代生活和环境保护的路径。“简单生活观”非常适用于当代社会，因为它有助于鼓励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所带来的不必要的负担以及对个人内心和社会带来的压迫和约束。

五、结语

梭罗的简单生活观不仅考虑了个人的精神上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它能直接地切合当代环境危机、人体健康和生态平衡。梭罗呼唤人们放弃对现代科技、财富和人际关系上的过度依赖,寻求自然的平衡,并认为通过重新认识人类和自然的互动方式能够恢复大地、人类的精神健康和人类自身和环境的和谐。这种观点给当代人带来的启示在于:我们应该有限度地接纳新科技和新物质,同时也应该重视和保护自然环境,并将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塑造放到更大的文化和自然的背景下。具体而言,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生活,保持身体健康,寻求心灵的平衡,不断探索出适合我们自己、符合自然法则的生活方式。

梭罗的简单生活观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能够指导当代人如何重新定位自己的精神观、生产观、消费观和健康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科技和虚拟交流的迭代带来了种种真实世界的问题和挑战。如果我们能够因此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和相关关系,肯定会在具有更强大的自主性和策略性的支持下,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更加具有深刻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美] 梭罗. 瓦尔登湖. [M]. 张悦 译.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9.
- [2] [美] 梭罗. 梭罗日记. [M]. 朱子仪 译. 北京市: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5.
- [3] [美] 梭罗. 河上一周. [M]. 宇玲 译.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 [4] [美] 梭罗. 缅因森林. [M]. 戴亚杰 译.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 [5] [美] 梭罗. 远行. [M]. 李妍 译. 三河市, 吴轩出版社. 2013.
- [6] [美] 梭罗. 心灵漫步科德角. [M]. 孙达 译.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9.
- [7] [印度] 甘地. 圣雄修身录. [M]. 吴蓓 译. 山东省: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 [8] [印度] 甘地.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M]. 叶李 简敏 译. 湖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
- [9] [法]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 还自然之魅. [M]. 庄晨燕、邱寅晨 译. 于硕 校. 北京市: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2005.
- [10] [美] 芭芭拉·沃德 勒内·杜博斯. 只有一个地球. [M]. 《国外公害丛书》编委会 译校.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 [11] 阿尔贝特·施韦泽. 敬畏生命. [M]. 陈泽环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15. 俞孔坚. 回到土地. [M]. 北京市: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2009.
- [12] 刘青汉. 生态文学. [M]. 北京市: 人民出版社. 2012.
- [13] 吴国盛. 现代化之忧思. [M]. 北京市: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1999.
- [14] 刘慧. 伦理学视域下的简单生活观研究[D]. 山西大学, 2018.
- [15] 唐梅花. 多维与含混: 梭罗生态思想面面观[D]. 厦门大学, 2017.
- [16] 曾繁琪. 梭罗“简单生活”的生态伦理意蕴[D]. 黑龙江大学, 2017.
- [17] 孟小果. 欲望动力批判下的《格林童话》[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6(12): 37-39.
- [18] 吴博. 诗意地栖居[D]. 陕西理工学院, 2016.

On the simple life view in Thoreau's ecological literature works

Shi Guijuan

(School of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City ,Henan Province ,450000)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s in the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t literature movement, Thoreau expounded the concept of simple life in his works, which involves many issues that modern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need to consider and face. Simple life view is the core of Thoreau's ecological view. He advocates people to simplify their lives, enrich their spiritual wealth, and find a healthy way of life.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oreau's ecological literatu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spiration of his simple life concept to the contemporary people's life style.

Keywords: Thoreau; spirit view; production view; consumption view; simple life style